

水运宪著



白龙山
剿匪记 上

华夏出版社

IAA
967
2-1

● 水 运 究 著

烏 龙 山 剿 匪 记

上

华夏出版社

1987·北京

乌 龙 山 剿 匪 记

(上·下册)

水 运 宪 著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山 西 临 汾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6.5印张 573千字 4插页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
本集印数：1——72000

•
ISBN7—80053—144—9/I·049

书号：10484·049 定价：4.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解放初期震惊中外的“湘西大剿匪”为背景，描写了一支解放军剿匪小分队与盘踞在乌龙山区的几股顽匪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小说人物众多，形象鲜明，注重了人物关系的展示和人物复杂内心的刻划，生动地塑造了“东北虎”刘玉堂、侦察排长何山、农女田秀姑等剿匪英雄的感人形象；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匪首田大榜、钻山豹、女特务四丫头之间勾心斗角、残忍凶恶以及垂死挣扎、最后覆没的过程。

小说气势恢宏、结构奇巧，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对自然景物及民俗风情的描写也颇具特色，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长篇惊险小说。

第一章

刘玉堂上气不接下气，沿着麂子钻过的石缝，攀上了笔陡的崖顶。石头缝里，到处布满了棘刺。他的衣服上，粘附着不少刺儿核。

他顾不上掸掉刺儿核，急切地回头朝崖下那座小山寨望去。

霎时间，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处境太危险了！居高临下望过去，崖脚下那座小山寨，松松垮垮地蜷缩在黄昏中。小山寨的四面八方，尽是一些陡峭的岩石山峰，铁桶一般围定了寨子。那些山峰，突兀险峻，象是一尊尊凶禽猛兽，正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下面。一副随时就要扑上前去的神态。下面那座小山寨，就象是搁在铁桶底处的一块小肉饼。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猛兽们一口吞进肚中……

刘玉堂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条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由于心慌，他感到手枪的枪柄上仿佛涂了一层润滑油，总有

握不稳当的感觉。他清楚地看见一缕淡乳色的轻烟，从寨子里的一处地方飘了上来，缓缓地、懒懒地向空中逸散着。他知道，这是自己带来的剿匪小分队在寨子里生火做饭。寨子里，正横七竖八地歇息着三十多名战士。他们一天之内走了九十多里山路，已是又困又乏了，做饭的战士，虽然想了些办法，到底无法消除柴草燃烧时的烟雾。从上往下一俯视，这股柴烟是那樣的招眼显目。

无疑，目标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把队伍带到这样的地方驻扎下来，显然是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寨子的地形地势，完全无法施展火力。周围全是制高点，小分队彻底地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万一有情况，进不能进，退又退不出……刘玉堂心中忽然一阵莫名烦躁。怎么会驻进这个小山寨的呢？

他回过头去，看了看带路的向导，忽然觉得这个向导象个猜不透的谜……

本来，刘玉堂是很看不起这名向导的。这个人的穿着，倒是一身地道的当地土家族老百姓打扮。年纪很轻，看上去，最多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要说有什么特别一点的地方，就是他那细高细长的身条儿，明显地与这山区一般老乡的矮小个子不同。还有一点独特的地方，他的脸色极其白净。象个城里的读书人。至少，不象是常年在太阳下干农活的人。那么白的脸色，那么细嫩的皮肤，使人联想到稚气未脱尽的孩童。农会主席把这个人介绍给刘玉堂当向导，刘玉堂觉得象是在同自己开玩笑。一眼望去，他感到这个人象个男人，倒象个温弱女子，根本不可能吃苦耐劳。

可笑的是，这个人还非常自负。一见刘玉堂不把他放在眼里，竟抬脚就要离去。农会主席费尽了口舌，才留住他。农会主席为难得要命，因为他村子里除了妇孺老弱，实在找不出别的人了。刘玉堂权衡了一下，也实在是任务紧迫，出发在即，最后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很勉强地同意让这个人来当向导了。

“……那么，好吧。”刘玉堂打量着他单瘦的身体，“行军打仗，苦得很呢。你奈不奈得何？”他知道当地土话把“吃不吃得消”说成“奈不奈得何”，便这么别着腔问那青年向导。

“打仗么，这奈不何。”那向导似乎又不服气，也回敬般地打量了刘玉堂一眼，“要讲走路，怕你也得赶在我脚后头摸风哩。”

这个牛皮竟让他吹响了。他确实是个称职的向导。山路盘根错节，他心里仿佛有一张明明白白的地图。岔路口，从不打一个顿，方向始终清清楚楚。走山路，他毫不费劲。下坡不急，上坡不慢，走得悠悠扬扬。刘玉堂和他的战士们曾经转南征北，练出了一双铁脚板，然而，一进深山，立即显不出任何优势了。紧追紧赶，就是走不过这名年轻白净的山里人。好几次，这年轻人不得不原地站住，回过头等着刘玉堂的小分队赶上来。他的眼神中明显地流露出一股傲气，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态。

刘玉堂在行军途中，好几次对这名向导产生过怀疑。他暗中观察过这名向导，发现这名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有一张长方型的脸庞。这张脸见棱见角，匀称而又英俊。那双闪亮的眼睛中，时时露出一些神采，仿佛有几分杀气。刘玉堂以为是出于对他的傲慢情绪不满，而产生了偏见，因此并

未重视这直观上的感觉。

出发不久，刘玉堂无意中同他搭了几句话，谈得很不顺畅。

刘玉堂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么佬。”他随口答了一句，脚步没有放慢。

“什么？……什么老？”刘玉堂没听清，又问。

“么佬。”那青年仍然没回头，还有点不高兴了，“这也听不懂？”

“那么，你姓什么？”

“没有姓。远近都喊我做么佬。”

刘玉堂没有再问。么佬的不友好态度，反倒消除了他心中的一些疑心。如果他是土匪的喽罗，有意把剿匪小分队往陷坑里引，那么，他不会以这种没有必要的不好态度坏他自己的事。

介绍这名向导的农会主席，看来没什么问题。这次行动是团部直接布置的，内容完全保密，农会主席也不知就里。小分队的出发非常突然，土匪即使想玩点名堂也来不及。况且，据侦察连的可靠情报，这一带的土匪已被击溃。连漏网的匪首田大榜在内，一共只剩下六名残匪了。三十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开进山来追击六名惊魂失魄的土匪，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这种内心深处的力量优势，使刘玉堂对么佬的疑心又消失掉了很大一部分。

但是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刘玉堂再一次产生了一些疑团。他想找么佬问问前面的路，便主动地走到他身边。

“现在该往哪儿走？”

么佬似乎想卖卖关子：“你讲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引。”

帮工的，听东家的。这是天下的规矩。”

“我们要去惹迷寨，这你不知道吗？”刘玉堂没有兴趣同他多扯下去，“一出发就告诉过你嘛。”

“惹迷寨？嘿……”

么佬脸上露出了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这种微笑，立即引起了刘玉堂的重视。

“惹迷寨怎么啦？”刘玉堂盯住他问了句。

么佬看着刘玉堂，脸上的微笑变得十分诡秘：“晓得‘惹迷’是什么意思么？”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土家的话。‘惹迷’，就是野鸡。惹迷寨嘛，嘿嘿，”么佬咧开嘴，露出一排白生生的牙齿，“这里的人讲：要找野堂客，惹迷寨里歇。你们么，也去惹迷寨？”

刘玉堂很想训斥他几句，转念一想，这种地方的人，比不得山外。虽然二十刚出头不久，谁知他身上染了多少坏习气？

“这里离惹迷寨还有多远？”刘玉堂不想再谈下去。

“不远。歇歇气，莫急嘛。”么佬还在那么猥琐地微笑着。

“还有多少里路？”刘玉堂有点上火，“你不可说清楚点？”

“两壶烟的工夫。”

“嗯？……”刘玉堂虽然也估量得出两壶烟能走多少路，但不知为什么，对这种回答感到非常腻味。脑子里来不及细想，忽地逼视着么佬。

“你抽过大烟？”他严厉地问。

“哪个？我么？……”这一次，么佬的反应比较迟钝。

大概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刘玉堂为什么突然把话锋扭到这件事上，因此，迟疑了一刻才回答。回答也显得笨拙了些：“我们这里么……我们种大烟的。”

“是啊，你们这里种大烟，所以你也学会了抽大烟。是吗？”刘玉堂追着自己的话题，逼了过去。心中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么佬明显地不自信了。脸上也失去了那种凌人的傲气。想了一阵，才回答道：“没有。……我哪会抽？”

“不敢说？”刘玉堂的口气显得很宽容，“过去抽过，戒了，改正了。我知道的，这也没什么关系……”

“鬼扯脚！”么佬忽然顺过气来，眼中又透出了光彩，“大烟哪，舍得抽么？值大价钱嘛。换得来黄金，还换得来钢枪嘛。抽？看哪个舍得抽？”

就是这句话，使刘玉堂心中那消失了的疑团又重现了。他敏感地盯住了么佬那方方正正不明来历的脸，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用大烟换过钢枪？”

“我？”么佬好象很奇怪，侧过脸来问道：“我？我找哪个换嘛？”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刘玉堂毫不松懈。

“那是龙头大爷。他才换得到钢枪。他到省城去换黄金，换枪。我们种的大烟，统统归他收。他是这一方的总管。”

刘玉堂在心中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回答倒也合乎情理。看着天色不早了，本想抓紧时间动身赶路，没料到么佬自己又摊出一件事来，弄得刘玉堂再次产生了警惕心。

“晓得么？龙头大爷一次就用烟土换回来两百条枪。”

么佬的语气非常得意，“见人就发一条。好枪啊，一打一个准，没得走脱的。”

“哦？”刘玉堂回过身来，“也给你发过一条枪吗？”

“发过。他才不忘记我呢。我放枪，准得很。远近谁不晓得我么佬？龙头大爷第一条枪就发给了我。”

么佬的自我炫耀，没遮没拦地暴露了他当过土匪的历史。奇怪的是，他谈这番话时，压根儿没有要遮拦一下的意思。这倒使刘玉堂大惑不解了。

“你们这里……”刘玉堂心中挑选了一下问话方式，不动声色地问，“你们这里，有不少土匪吧？”

“不多。哼，”么佬很藐视地吐了一口唾沫，“不多的。他多得起来么？满打满算，总共也没几个土匪。”

“没几个？”刘玉堂冷冷地看着么佬的脸，“龙头大爷一次就发了二百条枪，还少吗？”

“是啊，就是枪发得多了，土匪才少嘛。”

刘玉堂不禁有点迷糊了：“是吗？龙头大爷发了枪，那……你说发枪是做什么用的？嗯？”

“打土匪嘛。”么佬显然也迷糊了，“发枪给我们，当然是打土匪用的，这还用问？”

“谁？”刘玉堂简直有点啼笑皆非，“谁打土匪？龙头大爷带着你们打土匪？”

“那当然嘛。山里人要过日子，不打土匪，那日子过得安稳么？”

“那么，你说的土匪，是些什么人呢？”刘玉堂转过身来，很感兴趣了。

“这个嘛……难得讲清楚。”么佬认真想了想，“听老人

讲，这山里，土匪有六百多年的根子了。说是朱胡子杀陈胡子时，那些散兵就在我们这一带落了匪根。”

“朱胡子是谁？”

“咦？这还不晓得？明朝大皇帝，朱元璋嘛。不晓得？啧啧。”么佬又恢复了那种自负的傲气：“你看过书么？啧啧……”

刘玉堂明白了，这个么佬，并不是土匪的什么耳目。不过是若干个落后愚昧的深山老百姓中的极普通一员。是啊，也很难怪，这个地方太闭塞了，历来就是土匪的天下。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带就有“盲肠”之称。现在全国刚刚解放，这里还盘据着大量的土匪。有些还与政治背景挂上了勾，依仗险恶的地势，顽固地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进山之前，上级介绍这里的情况时，谈到当地不少老百姓曾被蒙骗，曾经干过一些土匪活动。有些地方基本上民匪不分。么佬说这里有六百多年匪根，倒是一点也不错。看来，他也被胁迫当过土匪。只不过至今也不明白，还认为龙头大爷发枪给他是打土匪用的。既然是这样，一时半刻，是很难启发他的觉悟的。

“你知道田大榜吗？”刘玉堂缓和下来，伸出手拍了拍么佬的肩膀。他感到么佬身体很硬扎，站得很稳。

“田大榜？当然知道。”么佬说。

“他是土匪吗？”

“是。他是大土匪。祖宗二十四代，都是土匪王。田大榜自己也是老根子。八十岁了，还精神得很，专门糟踏女人。”

刘玉堂点了点头：“这一次，我们就是来铲这条匪根的。”

“哦哟，”么佬回头看了看小分队的战士，“早不讲？铲田大榜，这不是积德的事么？”

“这样吧，有些事，你还不明白。等抓获了田大榜，我再慢慢同你讲。”刘玉堂倒有几分喜欢这个小伙子了。山里人，到底纯朴。启发过来，说不定还能为剿匪出些大力气呢。

果然，么佬心中有点透亮了。带路的时候，格外认真。再也不象先前那么随便。还没到黄昏时，他就顺利地把队伍带进了惹迷寨。

但是，从跨进惹迷寨的第一步开始，刘玉堂立即感到了一种不安全的气氛。这个寨子很小，不到二十户人家。寨子里的房屋带着典型的土家族特色。石头垒砌的墙，茅草盖的顶。几乎每家都垒了个高高的方楼。这种楼，当地叫“女儿楼”，是躲土匪用的。楼很高，土匪来抢掠时，女人们用绳梯爬到楼顶上。收回绳梯，下面的人就无法上去了。一般人家都在楼上准备了粮食和水。还有些简陋的武器，在万不得已时用来打击试图爬上去的土匪。没有武器的人家，也多少备了些削得尖尖的签担、石灰等东西。甚至还有准备了粪便等脏物的。刘玉堂他们一进寨子，立即封锁了通往寨子外的道路，将寨子内外仔细地搜查了一遍。

寨子里没有土匪，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这里是一座空寨子，一个人也没有。每户人家的女儿楼上都没有藏人。这很容易证实。绳梯没有收上去，战士们都爬上去检查过了。

正是这种不见人影的空旷，使刘玉堂感到了不祥之兆。他站在寨子中，环视了一下四周，更有些担心。太阳刚刚落山，寨子里就昏暗下来。寨子四周，全是崖峰，隔了光。人就象站在一只巨大的脚盆里面一样。

“这是空城计。”么佬从一间屋子里钻了出来，对刘玉堂说。

刘玉堂看了看那间房子：“里面没人？”

“都跑了。这寨子，被田大榜掳怕了。”

“你上女儿楼看过了？”刘玉堂发现这间屋子的女儿楼有点特别，是用白麻石砌起来的。而且比一般的楼还高一些，象座炮楼。

“看过了。那高处，有屎有尿，臭得要命。躲不住人的。”

刘玉堂没说什么。这座寨子地理位置太危险，内内外外情况都不清楚，决不能在这里久留。但是往哪里转移才好呢？他回头看了看小分队的战士们，队伍已经人困马乏了。赶了一整天路程，还没生火做饭吃。”

“这样吧，”刘玉堂沉思了片刻，做了个临时决定，“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赶快生火做饭。天黑之前，必须离开这里。”

“还走么？”么佬有点感到意外。

“走，这里很不安全。”刘玉堂想缓和一下气氛，朝么佬笑了笑，“连你都说，这是一出空城计啊。”

么佬好象有点不自然，偏了一下脑袋，解释说：“我晓得什么？小时候听人讲过戏，刚才就乱讲了一句。”

“么佬，再辛苦一下，好吗？”刘玉堂根本没听见他解释的是什麼。他心里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

“你讲吧。”

“同我上山去转转。”

“这就去么？”么佬似乎不情愿离开这里，大概也是困乏了。

“对，就走。到山上去观察一下地形。顺便找个地方，把队伍拉出去宿营。”

“……哦。”么佬似懂非懂，并不想起身。

刘玉堂见他没有动脚，便故意说了一句：“怎么？山里人，就走不起了？”

么佬到底年轻气盛，一听这话，当时被激得站了起来：“走就走。”

同么佬出寨子来观察地形时，刘玉堂脑子里留了个值得疑惑的细节：么佬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寨子？真是困乏了吗？当时，他被刘玉堂的激将法激发了，抬脚走开时，象是有意又象无意地将那间房屋的门带上了……还有，他说那女儿楼上“又是屎又是尿”时，一直站在门口，好象为了不让别人进去。莫非那间屋内有什么名堂吗？

刘玉堂将快慢机递到左手，伸开汗渍渍的右掌，在裤腿上擦了擦。

“么佬，下山吧。”

“看好了？”么佬懒懒地问。

“嗯。”

“你说的那个……”么佬尽量显得不十分关心地问道：“宿营的地方，也选好了？”

刘玉堂对这个“不太懂事”的向导始终保留着戒心。故意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算了。总共才六个土匪，料他也不敢来打寨子。今夜晚，就住惹迷寨吧。”

“哦哟！”么佬又感到意外了，“田大榜可不是个斋和尚啊。”

“不怕。管他是个什么和尚，他的经也快念绝了。下山吧。”

刘玉堂说完，从么佬面前走过去，顺着石缝，开始下山。么佬在后面犹豫了片刻，也跟了上来。一面下山，一面咕说：“好嘞。话讲前头，今夜若出了事，可莫怪我。住惹迷寨，是你的指向，我只管引路啊。”

刘玉堂没有理会他的嘀咕。他看见左边山头上，有一株粗大的栗子树。这株栗树生得有几分古怪，茂密的枝叶，象被人修剪过。远远望去，形状长得宛如九月重阳时生出来的香蘑菇。

走近惹迷寨时，空气中弥漫出一股米饭煮熟了的清香。他们加快脚步，回到了惹迷寨。

二

就在刘玉堂下山时看了一眼的那棵栗儿树上，果然有一名土匪盘在树叶丛中。这名土匪干瘦机警，攀枝上树，灵巧得象一只金丝猴。一双小眼睛，眨眨巴巴，显得那么敏捷，又显得那样张惶无主。一条“汉阳造”旧步枪，口朝下大背在背上，腰里挂着一只葫芦。这个外表很有些“猴气”的土匪，是田大榜的一个心腹喽罗。在田大榜手下，排行第四。土匪们都叫他猴四。

看准刘玉堂走进惹迷寨之后，猴四舒展四肢，无声无息地溜下树来。背过手托了托身后的步枪，疾疾地向灌木丛奔去。那脚掌下面，仿佛垫了一层棉花，跑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

一条黑大汉，在灌木丛中，竟然呼呼地睡过去了。猴四钻进灌木丛中，急得直拍这大汉的脸。

“红旗五哥！红旗五哥！嘿呀呀，睡不得了，五哥，醒一醒！嘿呀呀……”

那名叫“红旗五哥”的黑汉子，睡也睡得沉，醒也醒得凶。睁开眼，顿时“哇”的一声喊，抡起右臂，看也不看就横扫过去。

猴四精灵得出奇，往下一蹲，红旗五哥的手就抡空了。

“五哥，是我。猴四。”

“嗯？猴四哦。”黑大汉打了个哈欠，坐了起来。

“五哥，他又进惹迷寨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又……又进去了？”黑大汉“忽啦啦”站了起来，“那还磨什么？打！”

“打不得。”

“怎么打不得？”

猴四眨了眨眼皮，看看远处，“榜爷那边，还没有挂竿哩。”

“哦？”

黑大汉安定了些。“挂竿”，是这一帮土匪的黑活。约好搞一次行动时，田大榜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竖起一根楠竹，其他土匪就可以按预定的方案行事了。不见楠竹，谁也不能动。

“怎么还不挂竿呢？”黑大汉一屁股坐了下去，气泄了不少。

“那家伙，屁股后头还跟了一个人哩。”

“什么人？”

“我看出来了。是榜爷的么外甥。么爷。”

“是他？钻山豹？”黑大汉睁大了眼睛，“是他引来的？这个角色！也来帮榜爷一把了？”

“么爷在寨子里，榜爷这条竿，不晓得还挂不挂哩。”